▲德清县，学生们依次走上校车。

小城校车改革记

浙江德清，一座江南小县城，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校车改革，现在因为遥远的甘肃正宁县那场幼儿园校车事故，意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。

一个小县城，为何会有79辆专用校车，甚至包括14辆被网友们誉为“最牛校车”的美国“长鼻子”？他们采取的政府补贴、公司管理的运营模式，以及像欧美那样在行驶中给予校车最高优先权，这些在现实中能否实现？德清模式，能否在全国推广？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子森

为引进“长鼻子”，投入追加200万

今年8月24日，浙江德清和山东威海、滨州市无棣、辽宁桓仁、黑龙江鸡西、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一起，被教育部列为安全校车试点地区。

如果不是11月16日发生的甘肃正宁县幼儿园校车事故，这些试点工作可能只是默默进行——就像浙江德清，实际上在2009年就开始校车改革，却少有人关注。

现在得到确认的德清校车改革起源说是：2004年，现任德清县县长胡国荣去美国访问，发现美国“校车设计特别好，很结实，什么车撞都撞不坏，特权甚至高过消防车和总统车”。这让胡国荣感到震撼。

于是德清县教育局纪委书记罗永昌一上任，便接到了校车改革这个任务。

早在2000年，德清启动城乡一体化改造，很多学校并点。学生上学远了，随之就出现了私人承包接送的“黑车”。到2006年德清城乡公交一体化完成，公交校车开始出现，但实际情况是很多车辆被私人承包，像全国很多地方一样，校车超载、顺带载客的现象经常发生。

2009年，德清县政府决定三年投资2000多万，依托新成立的德清县永安学生交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，统一购入校车后统一管理。2009年9辆、2010年35辆、2011年35辆……在8月份进入教育部安全校车试点地区之前，德清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步校车配备计划。

而德清校车改革中最引人注意的，是14辆“长鼻子”校车。这种最早通过《阿甘正传》走入中国人印象里的校车，带着“可以撞翻坦克”的传说，一亮相便引来一片叫好声。

根据生产厂家介绍，这是一款专业校车，底盘上有两条8mm厚槽钢，由车尾贯穿至保险杠处，在中低速驾驶时，几乎牢不可破；座椅全部采用阻燃级别为A0级的面料，用打火机无法点燃；专门设置的学生座椅，也经过链锤试验，确保在撞击时不会变形。

“长鼻子校车最大的好处即是安全，即使发动机起火，学生也能够从容逃生。并且在碰撞情况下，长鼻子还有缓冲作用。”德清县永安学生交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副经理李爱平介绍，在德清县“学生交通保障工程”刚启动时，“长鼻子”校车并不在采购名单之列。

罗永昌证实，他第一次到郑州宇通考察时，“长鼻子”校车还只有一台样车。直到2010年，罗永昌又和县长胡国荣前往考察，对美国校车印象深刻的胡国荣当即拍板，要把美式校车引进德清。尽管投资追加了200万元，但“德清县财政能够承受得起”。

据本报记者了解，德清县2010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为34.5亿元，教育经费支出为3.8亿元。

“目前79辆校车已经可以完全覆盖德清，6000多个孩子可以乘坐校车。”罗永昌说。

“不让一个孩子横穿马路”

11月21日下午三点半，德清县育才学校的下课铃声响起，第一批乘坐校车回家的孩子，在操场上排起了队。

大门口，从汽车站出发的校车已经在等候，一辆平头校车，两辆“长鼻子”校车。黄色的车身和闪烁的灯光，以及标有醒目的“校车”标识的Logo，尽显不同。

这是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，在校生1600多人，都是随父母打工的地点散住在德清各个乡镇农村，其中500多学生每天固定由校车接送，最远的地方，校车要开13公里。

除了县教育局配备的三辆新校车，学校还有三辆老校车。偶尔新旧校车交叉的时候，区别尽显：老校车沾满了泥巴，几乎看不出原来的黄色；老校车限坐19人，跑三趟才能赶上一辆新校车的运输力。

三年级学生冯娜是第一批乘坐者，尽管并非长鼻子校车，但安全带把她牢牢系在座位上。满员后，负责点名和全程照看孩子的老师吴章强挨个进行查看，然后嘱咐孩子们不要乱动，有事必须打报告。

和冯娜一样，每个孩子上下车时都被车载摄像头自动拍照，这是校车安全的记录方式之一。除了驾驶位和副驾驶位，校车上其他座位都是专为12岁以下小孩子设计的。比如安全带特别短，靠背也特别矮，凡是已经过了发育期的学生，很难将双腿挤到座位里去。传统大客车座椅后面的拉手也都取消了，为的是防止调皮孩子碰到脑袋。

▲学生们坐在安全而舒适的校车里。

司机王月林发动了校车，几声鸣笛后，两侧骑着摩托车、自行车、三轮车，开着轿车的家长们自发让出一条路。

每辆校车都要跑三趟，才能把500多个孩子送回家。普通道路限速40公里，国道限速60公里，王月林在熟悉的道路上小心翼翼地驾驶。

每到一个固定站点，校车停下后，到站的学生在吴章强的嘱咐中依次下车。这些站点，一般离孩子家最远也就几十米，有的就在家门口。

“线路设计很科学，我们宁愿多绕路，也不让一个孩子横穿马路。”王月林终于敢开口说话。他的车已经跑了近三万公里，“责任重大，每天都要小心翼翼。”

这些运行的校车，在德清县永安学生交通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，变化成一个个移动的小点——这是车载GPS发回的信号，便于随时监控校车的运行状况，以及是否有司机违章和超速。这些数据也同步出现在德清县教育局安全科办公室里，一旦出现异常情况，定位系统就会自动发出报警，并进行记录。

“政府大包大揽”的压力

司机王月林已经50多岁，以前是开货车的，后来经过精神病史、实际驾龄、实习驾驶等多方面的层层考核，才开上了校车。

这个活在他看来压力过大，“每天早晚六次，虽然工作时间在4个小时左右，看起来很轻松，但我拉的是孩子，这可不是一般司机能比得了的。”

而参与校车运行、监管的每一个人，都能体会到类似的压力。11月21日，江苏泗洪教育局给德清县教育局发函，希望22日到德清考察校车情况。但罗永昌希望他们能够推迟一周以上，“最近工作太忙了，实在是没空。”

尤其是大量媒体的蜂拥而来，让这个小县城里本该朝九晚五的公务员，工作时间几乎变成了朝五晚九。

育才学校的校长臧保中希望政府继续提供车辆，以替换自己学校的三辆普通校车。作为一旦发生事故后的第一责任人，臧保中说自己恨不能每天亲自送每个孩子回家。在他看来，政府统一规划的校车，肯定会减少自己的压力。

但臧保中的放心变成了县长胡国荣的担心。“校车由政府大包大揽，本来好像是各个层面都有责任，现在政府全部揽过来，就落实到责任人了。我们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，认真、仔细地请教育部门跟公安部门、安检部门一起制定了详细的专门计划。”

压力还来自于财政方面。尽管先期2000万的投入来自政府财政，但整个校车系统运行起来，必须要有一部分资金来自于学生家长。德清县教育局确定的收费标准是每个学生每次乘车需要花费1元钱，全县每年收取的费用在200万左右。

李爱平介绍，79辆校车的折损、油耗、保养以及驾驶员工资等每年的开销要600万元，这400万元的缺口，必须由政府来承担。

“校车优先权”不是一蹴而就

虽然有了“长鼻子”，但“校车优先权”却不是一蹴而就的。

美国校车在停车后，左侧会横出一个“STOP”的标志，不论迎面还是后方的车辆看到这个标志，必须无条件停车。而在德清，多数车辆能够做到在路面狭窄的时候主动停车让校车先行，但对于三轮车和一些素质不高的汽车司机来说，超过停止的校车或者抢道并不鲜见。

而这些，正是德清县准备解决的，也是今年该县的八大工作中的一项。

今年9月1日，德清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，该县“学生接送车享有优先便利通行权利”，这在全国还是空白。校车权利还包括，今后开通的公交专用线上，校车可以通行。

随后，德清县政府也出台了《德清县学生接送车优先便利通行实施办法》，其中规定：其他车辆在行驶途中应与校车保持有效安全距离，在校车转弯、掉头时应主动避让；在狭窄路段、桥梁行驶时，应让校车先通行；学生上下车时，其他车辆要缓慢通行，必要时停车等待。

但该办法并非强制性的规章制度，虽然由交通部门宣传，但更多是“希望司机配合执行”。

此外，“避让校车”的规定还进入当地驾校的培训教材，不学会避让校车，可能拿不到驾照。

德清教育局安全科科长张帆则想得更远，“目前国内还没有校车方面的法律法规，目前更多只能从道德层面上进行约束。在目前还没有立法的情况下，我希望能在国家层面上对特权校车予以重视，并上升到立法层面。”

“德清样板”能否推广

德清政府的校车改革模式，能否在全国推广？其实，一些地方的试点工作在默默启动。

教育部首批试点地区中，财政收入远逊于德清的山东无棣，同样购入了113辆长安校车，政府财政补贴每年超过500万元；陕西西安阎良区去年5月实现全区农村定点小学校车服务全覆盖，目前累计投入财政资金430余万元，配置校车31辆，涉及13所小学、8所幼儿园，4850余人。

据《中国统计年鉴》，中国有19522个镇，如每个镇配两辆40万级别校车，需要156亿。而据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测算，如果按全国1亿学生，每40人坐一辆校车，一辆校车40万元的标准，全国购买250万辆校车需要1万亿资金，分5年投入，每年需要投入2000亿。

在刘慧勇看来，这相对于今年财政收入约10万亿、GDP约40万亿的国家来说，比例并不算大。“钱可以由政府出、地方财政解决，地方财政的税收不够，也可以发债。只要是公众需要的，借钱干也没关系。”

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，不能用一个模式来套所有的地方，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，各自探索。对德清来说，政府出钱买校车让民众看到了解决的途径之一。

“校车可以由公共财政来支付，也可以让民间资本参与，但校车的技术标准必须严格执行。政府可以对民间资本参与校车运营给予政策上的扶持，让校车不超载也有利润。”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施杰建议，校车的所有权人和对校车超载负有过错责任的主体，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，相关监管部门若有不作为或渎职行为，应追究其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。